



新 山木出府 卷之七百六十一

總錄部 一十

忠義第二

宋陶潛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有高節以弱年簿官不

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

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

初以來唯云日子而已

王仲德與兄元德同自符堅中南奔桓玄值之初舉見輔

將弼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

足以成事大元德果取之智畧武帝甚知之口以義舉使於都

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之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

不在巧運玄每冒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爾事泄元德為玄可誅仲德奔竄會義軍克建業仲德抱元德于方回出候高祖高祖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中兵參軍

王真惡弟康留關中及高祖北伐鎮惡為前鋒康逃匿田舍鎮惡次潼關康將家奔之高祖拔為彭城公前將軍行參軍鎮惡被害康逃藏得免携家出雒陽到彭城歸高祖即以康為相國行參軍求還雒陽視母尋值關陝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盱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邑郭僑戶七百餘家其保金墉城為守戰之備時有一人即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餘人及宗為主又有亡命司馬恭自東垣率

三 八屯城西亡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凌雲台順明遣刺殺

文榮平復推順明為主又有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索虜野坂戍主黑稍公遊騎在芒上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宋台建除康等

朔將軍河東太守遣龍驤將軍姜名率軍救之諸亡命並各奔散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縣男食邑三百戶

徐廣為秘書監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誨見之謂曰徐公將無

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與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因更獻欵

郭原平父世道有孝行太祖旌表之原平亦有至行為鄉里所推及太祖厭世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稗一枚如此五日人或

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
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爾

何子平有考行州辟不就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
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發已受
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武念新野人為右將軍直閣太
宗初即位四方為亂帝遣念乘驛還雍州綏撫為劉胡詐而殺
之念黨表處珍逃亡至壽陽為逆党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
不移後得反奔劉劭太宗嘉之為奉朝請

魯秀南亭將軍爽之子也初在魏太武以為尚書即時鄴民欲
援城反太武遣秀嘗乘驛往是時病還遲為太武所詰讓秀
復恐是太武尋南寇因從渡河先是程天祚為魏所沒太武引

秀與秀相見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為殿中將軍
有武力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會孝武遣將劉泰之輕
軍襲魏於汝陽天祚督戰敗被創為魏所獲天下妙善針術
太武深加愛賞或與同輿常不離於側封為南安公太武北還
蕃天祚因其沉醉偽若受使督功後軍者所至輕罰天祚為太
武所愛群虜並畏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為山陽太守明帝初
興四方同反魏太始武南行遣爽隨永昌王庫仁真向壽陽與
弟瑜共破刘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定歸南之謀太武
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讐每兵來嘗慮禍及墳墓乞共
迎喪還葬國都魏群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大武許之
長社戍兵有六七百人與譎之曰南更有軍可遣三百騎往界

上叅聽騎去燕率腹心夜擊餘虜盡殺之馳入虎牢燕唯第三
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率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秀
從許昌還壽陽奉辭於南平王鏐曰燕秀得罪晉朝召釁三世
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合門淪點偽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
近尔南雲傾属東日益猶痿人思步育者願明蒿霍咫尺江河
非遠夷唐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畫慨宵悲虜主猖狂豺豕
共志雪遍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亡殪過半昏酣沉酒恣
性肆身燕秀等曰民之憤藉將旋之願齊契義奮梟馘醜徒憑
恃皇威肅清逋穢牢落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清塵微雪夙負方
當束骸北闕待戮司寇濡節未申腹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敵
茂等當之武兼安遠通欽順承風潤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

弱百口先遁歸底逼迫丹心仰希津送謹遣同義潁川聶元初
奉辭陳聞錄馳驛以聞帝大悅下悅曰偽寧南將軍魯燕中書
郎魯秀義志幹烈忠誠久著撫茲先闔門効欵招集銳梟剪獠
醜肅定邊城戲談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顏當之出胡入漢
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之宜即授任逞其忠畧燕可督司
州陳留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可
輔國將軍滎陽潁川二郡太守其同諸子弟及契士庶委征虜
府以時申言詳加酬叙南齊李安民蘭陵承人也父為薛令安
民隨在縣宋元嘉中沒魏率部曲自拔南歸及元凶作逆使安
民領支軍并降義師拔建威將軍補魯燕左軍及燕反安民遁
還京師除領軍行參軍

劉善明平原人也宋刺史劉道隆辟為治中從事仍舉秀才對策強直孝武甚異之秦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清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治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說說文秀求自効秀使領軍主簿張靈慶等五千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白懷恭為北海太守攝群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閹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激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為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將軍青州刺史以乘民為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善明為寧朔長史北海太守

桓康伯蘭陵城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為軍容從世祖在顛縣秦始初世祖起義為群所禁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

文惠太子又竟陵王良子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瑒之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郡祖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裴叔業武帝時為寧蠻校尉長史廣平太守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與事難叔業平部曲於城內起義武帝以其有幹用仍留為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風太

梁柳敬禮為扶風太史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振赴援至都據青溪埭與景頻戰常先登陷陣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兄仲禮俱見於景：遣仲禮經畧上流留敬禮為質以為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

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范桃棒為侯景儀同及景陷東府城桃棒密遣使送款朝廷乞降會事泄見殺

陸緝秦郡人也侯景陷臺城緝與戴文奉等起兵萬餘人殺景太守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城侯寧為主以距景：將宋子仙聞而擊之緝等棄城走

祖皓為江都令時侯景叛皓起兵廣陵斬景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中書舍人蕭勔為刺史又結魏人為援馳檄遠近將以討景：聞之大懼即日率侯子監等出自京口水陸並集皓嬰城陷之景車裂皓以徇城中無少長皆斬之

張彪會稽人大宝初侯景專政彪起義於會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台樂討之不能禁彪又破諸暨永興等諸縣景遣儀同田遷趙伯起謝答仁等東伐彪：遣別將寇錢塘富春田遷進軍與戰破之

羊鷓字子鵬都官尚書侃之子臺城陷侯景以為庫直將軍及景敗鷓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下海欲向蒙山景寢鷓語海師向京口至湖豆洲景覺鷓拔刀叱海師景透水鷓斬之景入船中以小刀挾船鷓以稍刺殺之世祖以鷓為青州刺史封昌國侯陳侯瑱初任梁為超武將軍隨鄱陽王蕭範鎮合肥及侯景圍台城範乃遣其世子嗣入援京邑京城陷瑱與嗣退還合肥乃隨範從鎮溘城俄而範及嗣卒瑱領其衆依于豫章

之地太守莊鉄之疑之瑱懼因而从之據有豫章之地侯景將于慶南略地至豫章城邑皆下瑱窮蹙乃降於慶之送瑱於景景以瑱於己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遣瑱慶平定蠡南諸郡及景敗於巴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並為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與以應義軍景亦盡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瑒武巨將軍南充州刺史郢縣侯邑一千戶沈恪在梁為宣猛將軍監吳興郡梁滅自吳興入朝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刘卽知引恪令勤出入辞曰衛敬帝如别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不忍見許事分受死爾决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

周敷臨川人也性豪俠輕財重士鄉党少年多歸之梁侯景之

乱鄉人周續合徒眾以討賊為名時內史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所部內有欲侵掠於毅敷護之親率其党捍衛送至豫章時現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悉其危懼屈体崇敬厚加給卹送之匹上俄而續部下將帥爭权復反殺續以降周迪素無部閥恐失眾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結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憑仗之漸有兵眾迫據臨川之上塘敷鎮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武侯將軍寧州刺史

顧野王吳郡人也為宣城王賓客梁侯景之乱野王丁父憂歸本群召乃募鄉党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体素清羸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

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京城陷野王逃於會稽尋往東陽與
劉歸義合軍據城拒賊侯景平太尉王僧辯甚嘉之使監臨海
縣

岑之敬為南沙令侯景之亂之敬率令所部赴援京邑至郡境
聞臺城陷乃與衆辭訣歸鄉里

蔡景歷仕梁為海陽令侯景之亂梁簡文帝為景所出景歷與
南康嗣王蕭會理謀欲挾簡文帝出奔事泄見執賊黨王偉保
護之獲免

沈衆仕梁為太子舍人兼散騎嘗侍侯景之亂衆表於梁武衆
家代所領故義部曲並在吳興求還召募以討賊梁武許之及
景圍台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京邑軍容甚整景

深憚之尋授衆為太子右衛率京城陷衆降於景景平元帝以
為太子庶子

任忠汝陰人也梁鄱陽王蕭範為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
侯景之辭亂忠率鄉党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
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士人胡通聚衆寇抄範命忠與主師
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遣範世子嗣率衆入援會京城陷旋成
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

樊毅南陽人少習武善射梁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父文皎
援台城文皎於清溪戰沒毅將宗族子弟赴江陵乃隸王僧辯
討江東王蕭譽以功除假節威戎將軍右中即將
魯悉達幼以孝聞起家為梁南平嗣王中兵參軍侯景之亂悉

達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谷時兵荒飢饉京都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攜老幼以歸焉悉達分給糧廩其所濟活者甚衆仍於新蔡置鎮以居之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辨討景平梁元帝授持節仁威將軍散騎嘗侍北江州刺史

魯廣達仕梁爲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叅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假節壯武將軍晉州刺史王僧辨之討侯景也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辨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乃率衆隨僧辨兵平加員外散騎嘗侍後魏尉古真代人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詣行宮將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馳告侯引等不敢發染干疑古真

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一押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

封偉伯爲蕭寶夔閔西行臺即及寶夔爲逆偉伯乃與南平王冏潛結閔中豪右常子粲等謀奉義兵事發見殺年三十六時人惜之

房士達清河人爲京兆王繼大將軍府騎兵叅軍孝昌中其鄉人刘均房等作亂攻陷郡縣頻敗州軍時士達父憂在家刺史元欣欲逼其爲將士達以礼門辭欣乃命其友人馮元興謂之曰今合境從逆賊徒轉熾若萬一陷之君家豈得獨全既急病如此安得顧名教也士達不得已而起率州郭之人三千餘人東西討擊悉破平之

崔寬字景仁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於沮渠李暠

父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嘗歎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吾所謂庶幾及太武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寬送款

裴駿者閩喜侯獲碩之子性方簡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黨應之殘破諸縣來襲聞喜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屬鄉豪曰在禮君父危臣子致命府今為賊所逼是吾等狗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等簡騎士驍勇數百人奔赴賊聞救之引兵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叙事宜甚會机理太武大悅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具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

房法壽清河驛募人招集壯士嘗有百數宋景和來過沈文秀崔道固起兵應劉子勳明僧勗劉乘民起兵應宋明帝攻討文秀法壽亦與清河太守王玄邈起兵合討道固玄邈以法壽為司馬累破道固軍加法壽綏邊將軍魏郡太守子勳死道固文秀悉復歸宋乃罷兵

王玄威弘農北陝人獻文之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荀頽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不知體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訢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太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韋元恢東海太守合宗之子孝明時值刺史元法僧據州外叛元恢招聚同志潛規克復事泄為謚僧所害時人傷惜之

鄭仲明為太尉屬從弟儼所昵除荊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為城民所殺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其弟與謀挾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平縣侯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僕射仲明初謀起義令其長子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季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兗州刺史

崔孝演清河人少無官清浮浮沉鄉里河間王琛為定州刺史以為治中晚除羸州安西府外兵叅軍因罷歸及鮮于修禮起逆孝演率宗屬保郡城為賊攻陷賊以孝演民望恐移衆心乃害之時年四十

高敬猷為輕車將軍奉車却尉蕭寶夤西征引為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獲湛為蕭寶夤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卧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視死亡令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

向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于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蕪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為王族滅也宝童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九幸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弟輩為此計豈有辨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願乞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宝童素重之知必不為已用遂聽還武功宝童後果敗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郎嘗常謂之曰聞卿答蕭宝童甚有美辞可謂我說之也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辞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之具臣宝童周旋契闊言能尽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疾旋里終於家贈散騎常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崔光韶清河東武城人為廷尉卿孝莊末還鄉里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為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責以謀畧光韶曰凡起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敢害

高子儒字孝礼元顥入雒其叔道穆從駕北巡子儒後踰河至行宮莊帝見之具訪雒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雒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乃授秘書郎中

新刊監本丹府元龜卷之七百六十一

新刊監本丹府元龜卷之七百六十二

總錄部 一十二

忠義第三

北齊高乾仕魏爲司徒中兵遷員外孝莊在藩乾潛相託附兄
弟本有從橫志及爾朱殺害人士乾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
人於河濟之間受葛榮爵屢敗齊州士馬莊帝尋遣右僕射元
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爾
朱榮以乾不應居近要在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榮死乾馳赴維
陽莊帝見之大喜時爾朱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爲金紫光祿
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援
劔起舞請以死自効俄而爾朱兆入維尋遣其監軍孫白鷄百

餘騎至冀州託言普徵民馬欲待乾兄弟送馬因收之乾既有報復之心白鵝忽至知將見圖乃先機定策潛勒壯士襲據州郡殺白鵝執刺史元仲宗推封隆之權行州事為莊帝舉哀三軍縞素乾昇坛誓衆辭氣激揚涕泪交下將事莫不哀憤昂視初為魏直閣將軍昂以寇難尚繁非一夫所濟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嘗侍加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起義

刘海寶少輕俠然為州里所愛高昂之起義也海寶率鄉里襲滄州以應昂以海寶權行滄洲事前范陽太守刁整心附尔朱遣弟子安寿襲殺海寶弟叔宗仍歸於昂中興初高祖除前將軍廷尉少卿

封隆之魏永安中為河内太守加持節後將軍假平北將軍當郡都督未及到郡屬爾朱兆入維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此遂持節東歸同為義奉時高乾告隆之曰尔朱暴逆禍加至尊弟與兄等並荷先帝殊嘗之眷豈可不出身為主以報讐雪耻乎隆之对曰國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遂與乾等定計夜襲州城克之乾等以隆之素為鄉里所信乃推為刺史隆之尽心慰撫人情感悅尋高祖自晋陽東出隆之遣子繪奉迎於喜口高祖甚淦之既至信都集諸州郡督將僚吏等議曰逆胡爾朱兆窮凶極虐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擯棄今所在蜂起此天亡之時也欲與諸君剪除凶羯其計安在隆之對曰爾朱暴虐天亡斯至神怒民怨衆叛親離雖握重兵其強

易弱而大王乃心王室首喝義旗天下之人孰不歸仰願大王勿疑中興初拜左光祿大夫

後周韓雄少敢勇膂力絕人自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雒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興河北行臺楊瑒共為犄角抄掠東魏所向克獲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之東魏雒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衆畧盡兄及妻子皆為賢所獲將以為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與其所親謀曰奮不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若恚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後更思其計未為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即隨賢還雒乃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時太祖在

弘農雄至上謁太祖嘉之封武陽縣侯

楊寬父均初仕魏為北道大行台嘗州刺史寬從均以功拜行臺郎中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帝時為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為大行台北征葛榮欲啟寬為左右丞與參謀議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婿李神軌謂顥曰楊寬義士也匹夫猶不可奪志况義士乎王今強之以行亦恐不為人用顥乃止孝莊踐祚拜通直散騎侍郎

盧光初仕魏為員外侍郎及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遥授大都督晉州刺史大統六年軍携家西入太祖深禮之除丞相府記室參軍

柳霞仕後梁為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宣帝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周霞乃辭宣帝曰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益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位望隆重遂於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柏嘗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奎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戲先旨伏願曲垂鑒昭亮臣此心宣帝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頗有徵命霞因辭以疾及宣帝殂霞舉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侯植後魏正光中起家奉朝請尋而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植乃散家財募勇討賊以功拜統軍

隋柳机初仕後周為華州刺史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机獨義形於色無所陳情

房彦謙仕齊為齊州主簿及周師入鄴齊王東奔以彦謙為齊州治中彦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翊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於家

榮建緒仕周為載師下大夫與高祖有舊高祖為丞相建緒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遣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否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揚彪帝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周羅侯仕陳為散騎嘗侍煬帝為晉王伐陳羅暎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軍不得渡相持踰月過丹陽陷陳主被擄上江猶不下晉王遣陳主手書命之羅暎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高祖慰喻之許以富貴羅暎垂泣而对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為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陶世模仁壽初為嵐州司馬漢王諒反刺史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曰當速斬摸何以壓衆心於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兵令

骨儀煬帝末為京兆郡丞衛玄領京兆內史唐公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已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陰世師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遂絕

馮慈明大業末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遣兵擊密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諭以舉兵之意慈明曰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厚禮之冀其從已慈明潛使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為賊帥翟讓所暝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尔輩不圖為賊党所獲我從汝求活耶須殺何須罵詈讓益乱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怍惇俱為尚書丞務郎

唐任環年十九初仕陳為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屬隋師滅陳環歛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勇^帝

不能用以嶺外降隋瓌乃棄官而去
盧祖尚光州人隋末字文化及作亂州人請祖尚為刺史祖尚
時年十九昇壇歃血以誓其眾泣涕歔歔悲不自勝眾皆感激
呂子臧隋末為南陽郡丞高祖遣馬元規撫慰山南子臧堅守
不下元規遣使諷諭之前後數輩皆為子臧所殺及煬帝被弒
高祖遣其女婿薛君倩齎手詔諭旨子臧於是為煬帝發喪成
禮而後歸國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

王景嵩河東聞喜人初呂崇茂之反宋金剛又寇滄州景嵩率
鄉党千餘家據險而抗賊率得保全太宗嘉之令範較桐鄉令
景嵩若辭不受改為驃騎將軍又不受高祖聞而徵之及見勞
之曰卿固守忠誠克全鄉曲國有嘗典所以授官卿每辭不受
何也景嵩對曰抗拒逆人臣之常分臣不敢以為功桐鄉則臣
之本縣州里之情臣不能無阿曲所以辭高祖善其對勞之曰
卿識理者國有彛典豈得遂卿本意於是封為桐鄉侯加位開
府焉

王雄誕吳王杜伏威之將伏威入朝留輔公祐鎮江南而兵馬
屬於誕公祐將為逆奪其兵拘之別室遣西門君儀諭以反計
雄誕曰當今方太平吳王又在京輦國家威靈無遠不被公何
得為族滅事抑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公祐知不可屈遂縊
殺之

楊初成虢州人也天后廢中宗為廬陵王初成偽稱即將矯制
於都市募人歡迎廬陵王於房州事覺坐斬家口籍沒中宗即

位下制曰號州人故揚初成往者運屬殷憂志懷忠諒將迎六
飛之駕反罹五刑之罰身既伏誅家又從坐言念誠節深可哀
矜宜有褒崇式稱忠順可贈左驍衛翊府左郎將

周憬壽春人爲武當丞與王同皎叶謀誅武三思及事泄遁於
比干廟中自刎而死臨終謂左右曰比干古之忠臣也倘神道
聰明應知周憬忠而死也常后辭朝樹寵邪佞武三思干上犯
順虐害忠臣吾知其滅亡不久也可懸吾頭于國門覘其身首
異門而出蘇安嘗爲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之弒也武三思言
安嘗預其謀遂下獄死睿宗即位贈諫議大夫

燕欽融爲許州司戶叅軍時常庶人干預國政盛封拜群從子
弟又與悖逆廢人及駙馬武延緒中書令宗楚客等將危社稷
欽融上奏其事庶人怒歎中宗召欽融廷見撲殺之
卽及定州人上書備陳韋庶人及宗楚客爲亂之狀韋庶人又
勸帝殺之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爲太嘗工人睿宗爲皇嗣得侍左右有誣
告皇嗣潛有異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鞠其狀左右不勝楚苦皆
欲自誣認金藏大冢謂俊臣曰公卽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
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之自剖胸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絕而
仆則天聞之令輿入宮中遣匠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
合之經宿金藏始蘇則天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
爾之忠也卽令俊臣停推

玠張兖州人少豪俠輕財重客安祿山反令偽將李廷偉率蕃

兵脅下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具礼郊迎置於郵館玠率豪士張貴君孫邕段絳等集兵將殺之擇木怯懦大懼唯員外司兵張孚然其計遂殺庭偉並其党數十人擇木方遣使上問擇木張孚皆受官賞玠遊蕩江南不言其功

趙復為永樂尉至德二年三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復與河東郡司戶韓旻司士徐昊及宗子李藏鋒先陷賊中同謀翻城為內應侯官軍至開門納之斬賊軍數千級偽蒲州刺史崔乾祐獨以麾下數千騎走收其削平圍安邑欲保之百姓等偽降開城門納乾祐軍設伏於其內縱賊千餘騎入縣門發盡殺之乾祐未入得脫走

楊務欽本安慶緒將也至德六年二月內務欽等為賊守陝郡潛圖歸順河東太守馬承先以兵應之務賊守陝欽殺城中賊將不同已者即日翻城為我守陝兼收太倉郡中金帛器械山積賊聞之遂令賊將安武臣領兵攻務欽若戰而死郡中百姓並為賊所屠

令孤彰為左衛員外郎將安祿山叛逆以本官隨賊党張通儒赴京師通儒偽署為城內左街使王師收復二官隨通儒等遁走河朔又陷逆賊史思明偽署為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令統數千兵戍滑臺彰感激忠義思立名節乃潛謀歸順會中官楊萬定監滑州軍彰遂募勇士善於水者俾乘夜涉河達表奏於萬定請以所管賊一將兵馬及州縣歸順因萬定以聞自祿山構逆為賊首者未有舉州向化肅宗得彰表甚悅賜書慰勞時

彰移鎮杏園渡遂為思明所疑思明乃遣所親薛及統精卒圍杏園攻之彰乃明示三軍曉已逆順眾心感附志力背逆因與賊兵戰大破之潰圍而出遂以麾下將士數百人隨萬定入朝肅宗深獎之禮甚優厚賜甲第一區名馬數乘并幄帳什器頗盛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亳魏博等六州節度仍加銀青光祿大夫鎮滑州委平殘寇

李惟簡成德軍節度室臣之子建中年王武俊誅其兄惟岳乃械送京師德宗拘之於客省防伺甚峻朱泚之亂惟簡斬關而出奔及行在率兵與賊戰有功加御史中丞扈從興元恭從功臣之號封武安郡王張子良為潤州兵馬使李錡叛使子良與李奉先田少卿領兵分路收宣池等州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

甥袁行立亦思向順其密謀多決於行立乃迴戈趨執城錡以歸順

鄭嘗為新蔡節度判官時節度留後吳少誠日務完聚不奉朝命嘗及大將楊冀謀逐少誠以聽命於朝使試較書郎劉涉假為手詔數十潛致於大將李嘉節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二十餘人將因少誠之出閉城門以拒之屬少誠將出餞中官嘗等遂乃奉事或以告之者遂殺李嘉節等由是各持偽詔請罪誠皆宥之遣使殺張伯元於申州其大將宋旻曹濟奔於京師

李觀為坊州防遏使以憂免居盤屋別業廣德初吐蕃入寇塞駕之陝觀于盤屋率鄉里子弟千餘完守黑水之西戎人不敢近

劉悟為淄青牙門右職元和末詔討李師道遣悟將兵拒田弘正而數促悟戰悟未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偽疾不出令都虞侯往迎之使者果以誠告云奉命殺悟以都虞侯代之都虞侯即時先還悟矧之得其實遂召諸將與謀曰魏博兵強出戰必敗今天子所謀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為所驅追使就其死何如殺其來使整戎以取鄆州危亡為富貴和衆咸曰善唯都將所命悟於是立斬其使以兵趣鄆圍其內城兼以火攻其門不數刻梟師道首以獻時十四年二月十九日悟自淄青都知兵馬使兼監察御史擢拜簡較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賜實封五百戶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

辛說故太原尹雲京之孫咸通十年龐勳徐泗時杜悛守泗州賊極力攻之說寓居廣陵乃仗劍擊小艇趨泗口貫賊柵入城見悛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說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原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原本然之然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原本曰賊衆我寡無宜輕率當侯可行說坐中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心欲何為即為揮劍向公弁原本持之說望泗州大哭者經日帳下為之流涕原本義其心選甲士三百餘隨說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經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乃退舍

後唐李愚唐末為假官滄州盧彥威署為安陵簿丁憂去職服

閔隨計之長安屬閔輔亂離頻年罷奉客於蒲津之間光化中
軍容刘季述王奉先以昭宗頻害宦者同謀廢立月餘諸侯無
奔問者愚時在華陰聞其事私心痛憤乃求見華師韓建致書
喻以禍福莫大旨曰僕閔東一布衣爾幸讀書為文每見君臣
父子之際有傷殺害義之事党痛心切齒恨不得抽腸涉血肆
之市朝明公近関重鎮君父出齒月餘坐視兇逆而忘勤王之
僕所謂喻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
權而無志唯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迎奉累
歲供饋再復朝庙義感人心至今歌咏此時事勢尤異前時明
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爰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
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
求款自安如何決策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喻以逆順
軍鼓一振則无允破而浹旬之間二豎之首傳于天下計無便
於此者建深礼遇之豎辭還山豎建魚檄款布于諸鎮事未集
而崔中書殺二兇昭宗反正

周李澣初仕晋為翰林學士晋末契丹犯闕明年春隨盧帳北
行虜主永康王善待之永康入國以澣華人不令隨從留住幽
州供給亦厚永康為述軋所殺述律代立部族首領多被戮永
康妻弟曰蕭海真亦謂之蟬得舍利為幽州節度使與澣相善
每與澣言及中國意深慕之澣嘗微以言挑之欣然遂納會定
州節度使遣謀者田重霸繼往幽州偵邏軍事每令潛至澣所
密謀還計澣亦致書于定帥致謝定帥表其事潛至澣所密謀

太祖哀濬霸離異域尚有南歸之意乃令田重霸齎詔賜之兼
令濬兄太子賓客濤密通家問濬得詔甚感太祖恩因重霸迴
致謝曰田重霸至伏蒙聖慈特頒明詔降日中之文字慰天外
之流離別述宸慈俾傳家信如見骨肉倍感君親又奏陰事曰
昨田重霸至為無與蕭海真詔勅祇有兄濤家書不敢將出方
欲遣田重霸却回至五月四日海真差中門使趙珮傳語臣云
昨接差人齎絹書上南朝皇帝請發兵來兼取得姚漢英等奏
狀所貴听信其絹文印押了未封被趙珮懷內遺失交下憂怕
不知所為臣既證實心遂喚趙珮通事李解里來呈與書詔當
時聞於海真極喜引臣竊謝尋喚重霸於私宅相則至五月廿
六日又喚重霸於衙內一宿今月四日令趙珮將銀十兩令與
重霸兼傳語與臣云我心如鐵石但令此人且迴諸事宿時說
與一一已今日奏候南朝有文字來則別差人去今因奏陳皆
據目前所得至於機事兵勢權謀非臣總為敢陳鄙款伏乞延
良弼周訪嘉謀斷於宸衷用叶廟勝又與濤書言契舟述律事
云今王驕駭唯好擊鞠耽于內寵固無四分之志勸其事勢不
同已前親密貴臣尚懷異志即微弱可知不敢備奏一則煩文
一則恐涉為計大好乘其亂弱之時計亦易和若辨得來討唯
速若且和亦唯速將來必不能力為可東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三

總錄部一十三

忠烈 死節

忠烈

夫有生者世之所共貴守死者人之所甚難而有委質事君陳力就列遭時不造秉節無二冒難履險而罔憚齋志畢命而是圖自非內蘊專精之誠舉無媮苟之念保丹赤而自誓經顛沛而不渝又安能比鴻毛以自輕履虎尾而弗畏者也中代而下不乏其人現其植節匪遷狗義為務臨危益勵視死如歸古人云疾風知勁草斯之謂矣其或脫坎窞之厄免鯨鯢之害功濟於世身享其榮者亦固有焉

漢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篡奔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擊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太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

後漢閻忠漢陽人前為信都令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劔忠為主統二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死魏賈逵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間將殺逵

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臣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請遂得免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王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群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即從逵言故得無敗

蜀諸葛尚瞻之子也時詹為行都護衛將軍魏鄧艾伐蜀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前軍而死

黃皓後主所任非臣也

晉賈渾惠帝大安中為介休令及刘元海作乱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

以勸事君晞不听遊害之
易雄長沙浏陽人為舂陵令閻王敷作逆譙王承檄至雄馳檄
遠近列敷罪惡俄而王師敗績敷得肆暴收雄姑熟以檄示焉
雄曰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国難安以生為今日即戮得
為忠國乃所願也敷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
乘車掛肉其傍夫肉必有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
而敷遣殺之

宋劉伯宗渤海太守乘民從弟也明帝初青州刺史沈文秀舉
兵同薛安都反乘民據臨濟城起義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
因率所領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
受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国安能歸死兒女

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為兩亡及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廣太守
傳弘之為雍州治平從事為赫連環所佛佛逼令降弘之不為
屈時天塞裸弘之弘之叫罵相見殺

賈襲宗定陵人也刘胡叛淮南本縣已為胡得所率三十人救
沈攸之收之言於建安王休仁休仁拔為司徒叅軍督護使還
鄉里招集為胡所擄以火災之問台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
胡曰君稱兵海内窺覷神器未聞竒謀遠畧而為炮烙之刑僕
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斬之

梁顏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為錄事
參軍及即位於江陵以為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
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率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

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
霍雋為廣陵令太清二年侯景反既陷東府城即邵陵王綸率
馬步三萬討之為景所敗景獲雋等來送城下徇之逼云已擒
邵陵王雋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
尋至賊以刀毆之雋言辭顏色如舊景義而釋之

陳沈炯仕梁為書尚左民侍郎出為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
袁居正入援京師以炯監即京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與遣使
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
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遽救之僅而獲免

裴政初仕梁為黃門侍郎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破口加平越
中即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荊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
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為周人所獲蕭譽謂政曰
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子亦何煩殉身於叔父若從
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腰領夫政詭曰唯命譽鑠之送
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辨聞台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
不能後東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
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譽怒命趣行戮
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會江
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
郎引事相府

隋陶模高祖時為嵐州司馬漢王諒據并州反刺史喬鍾葵發
兵赴逆模諫之鍾葵失色曰司馬反耶臨之以兵氣辭不撓鍾

癸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厭衆心於是囚之於獄
悉掠取資財分賜黨與

敬釗為繁疇今漢王諒據并州反釗不從賊既至力戰城陷賊
帥墨弼掠其資產而臨之以兵釗碎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
於偽將喬鍾葵釋之署為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至再三
鍾葵忽然曰受官則可不然當斬答曰忝為縣宰遭逢逆亂進
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為辱已多何乃復以偽官相迫也死生
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熟視釗曰卿不畏死即復將殺之會
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釗遂得免
馮慈明煬帝時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
集渥雅追兵擊密至鄆陵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

苦之因而謂之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
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于江都卿以為何
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
不悅異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表奉江都及致書東都
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率帥翟讓怒
曰尔為使人為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
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党所獲我豈從
汝求活耶須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群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
飢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為身計讓益怒於是乱刀斬之
楊善會大業中拜清河通守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復
擾臨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為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

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
敢擬議國士但恨吾力不能擒汝等我豈是女屠酷兒輩汝
輒敢欲相吏耶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為其部下
所請又知終不為已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松贊北海人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
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贊輕騎覘賊為厚所獲
厚令贊謂城中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贊偽許之即至城下大呼
曰我是松贊為官軍覘賊邂逅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並
已至矣賊徒寡弱旦暮擒剪不足為憂賊以刀築贊口引之而
去毆擊交下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
賊已斬其腰城中空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海卒完

唐靳孝謨仕隋為朝邑縣法司義兵濟河授正議大夫受詔安
集邊郡多有降附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行至鹽州為梁師都所
陷孝謨見師都竟不屈節臨之以兵顏邑不交罵師都極口由
是見害高祖聞而嘉嘆者久之

唐安金藏為太嘗工人時睿宗為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有異謀
者則天令來俊臣鞠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惟金藏大呼
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
自剖其胃五臟並出流血被地氣遂絕則天聞之昇入宮中遣
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縫合之傳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
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獲免
周憬壽春人慷慨有節操中宗神龍中與光祿大夫卿王同皎

密謀誅武三思及事泄遁於比干廟乃自刎而死臨終謂左右曰比干昔之忠臣也僥神道聰明應知我忠自殺又曰韋后亂朝樹寵邪佞武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也可懸吾頭于國門現其守身首異門而出其後韋氏及三思果亦誅滅甄濟為安祿山范陽掌書記察祿山有異圖乃偽嘔血遂昇歸及祿山反使偽節度使蔡希德領行戮者李揆等二人封刀察其詐不起即就戮之濟以左手書云去不得李揆將刀而前濟引首以待希德歎歎嗟嘆因李揆等退以實病報

張巡為貞源令姚閻為城父令與巡官秩相善及安祿山反率兵渡河時靈昌太守吳王祗濟南太守李清單父尉賈賁各招召義徒數千人與巡閻等同拒逆党雍丘令狐潮據城以應祿

山百姓有違令者百餘人將殺之覘者報官軍至潮不及行刑遂反縛仆於地令人守之遽出軍以禦官軍縛者忽一人幸脫殺守者互解其縛閉城門以拒潮相持累日賁聞之入其城領衆殺潮母妻及子以堅人志將殺之先磔其子于城上示潮使人告之若降我吾捨汝潮又不從亦殺之後磔其母亦不從復殺之吳王祗表賁忠為監察御史會賁與潮戰為潮所殺巡先領兵為賁倚角及賁死因統其衆而守其城潮與賊將李庭望攻圍數月竟不拔賊因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路仍斷其外救巡度雍丘小城不足以禦外敵乃開門驅百姓詐降令將士持弓弩引蒲巡以銳卒數百殿其後且行且戰夜投睢陽城見許遠姚閻等其謀捍守朝廷壯之累遷主客郎中兼御史

中丞閻官亦至即中遠為侍御史賊將尹子奇圍城經數月求
救于臨淮節度賀蘭進明竟不之救城中糧盡米斗價至八百
後至人相食折骸以爨巡恐人心有變呼其愛妾對三軍殺之
以饗軍士而令之曰共公等戮力為國家守城巡不能以肉啖
將士豈敢忘其寵愛乎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後括城中婦人盡
以男夫老小繼之口尚四五萬初求救於賀蘭進明巡遣帳下
士南霽雲夜縋出城之臨淮見進明日高會張樂饗士殊無出
兵之意霽雲泣而謂之曰強寇陵逼圍城半年糧盡矢窮計無
所出圍城之際城中數萬人今老小相食殆盡張中丞自殺愛
妾以饗軍士今見存不過數千城中之人不敢愛死恐破之後
賊過淮南亦不利大夫耳霽雲所以持尺刃晝伏夜動匍匐以
見大夫今大夫數日高會殊無遣兵之意豈忠臣義士勤王報
國之意乎霽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啗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
信歸報城中將士遂却還睢陽數日得達城中懸繩而入城
中之人知救不至慟哭數日遂陷巡在城中每戰登埤大呼以
助威皆血流面牙齒皆碎城已陷西向再拜曰為救不至臣智
勇俱竭不能全城今使逆賊陵逼臣死之後願為鬼與賊為厲
以答國恩及城陷尹子奇見巡問之曰閻公每督戰則皆皆裂
齒碎實有之否巡應之曰然子奇曰何以至此曰欲得殺逆賊
遂至于此子奇以大刀剔其口見有齒在者不過三數巡因大
詬罵子奇責以悖逆損害平人子奇欲赦之左右曰此人必不
為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霽雲及閻亦皆同日遇害

唯許遠生擒送雒陽安慶緒將投河北哥舒翰程千里許遠等三十餘人皆舍於偽客省及慶緒敗渡河北走使嚴莊盡害之而後行

石演芬為朔方節度使李懷光養子累至右武鋒都將與元初懷光屯三柵將與朱泚通謀演芬乃使食客却成義密疏具言懷光無狀請即罷其總統成義至奉天乃反以其言告懷光子玳玳密報其父懷光乃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破我家今死可乎演芬對曰天子以公為腹心公亦以演芬為腹心公上負天子安可下責演芬且演芬胡人不解異心欲守死以事一人幸得免呼為賊死嘗分也懷光初使左右鬻食之皆曰此忠烈之士也可令快死乃以刀斷其勁德宗追思義烈故贈

兵部尚書仍贈錢三百千又捕得却成義于朔方軍戮之

高郢字公楚李懷光統邠寧奏署幕僚累轉副元帥判官懷光背恩將歸河中郢言曰西迎大駕豈非忘乎懷光忿而不聽及歸鎮又欲悉眾而西時渾瑊軍孤群帥未集郢與李鄘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玳候郢乃諭以逆順之理且言天寶以來阻兵今誰在者况國家伏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眾西向自絕于天下室之邑必有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玳震懼流淚氣索明年春郢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侯延英同謀間上表及密詔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辭無所慙隱憤氣感發覩者淚下懷光慙沮而入李鄘字建侯為秘書省正字為李懷光所辟累遷監察御史及

懷光蒲津叛，鄜與母妻陷賊中，恐禍及親，因偽白懷光曰：「兄病在維，請母往視之。」懷光許焉。且戒妻子無得從，鄜皆遣行。後懷光責之，對曰：「鄜名隸軍籍，不得隨侍老母，奈何不使婦隨姑行也？」懷光無以罪。時高郢同在賊庭，乃密奏賊軍虛實及攻取之勢。德宗賜手詔以勞之。後事泄，懷光嚴兵召郢，與鄜詰責。鄜詞激氣壯，三軍義之。懷光不敢殺，囚獄中。懷光死，馬燧就獄致禮表為河東從事。

張名振為李懷光左都將。德宗貞元元年，德宗詔賜懷光鈔券。懷光奉詔倨慢，名振大呼於軍門曰：「太尉見賊不擊，天使到不敬，固將反耶？且安史兩賊僕固懷恩反，皆屬滅。今欲何為？是資忠義之士立功勳耳。」懷光聞召名振，謂之曰：「我不反，為賊強盛。須高銳候時耳。」無几，懷光引軍入咸陽。名振又曰：「向者言不反，今拔軍此來，何也？何不以兵急攻朱泚，收復京城，取大富貴，是善計也。」懷光聞之曰：「名振病狂也。」使杖殺之。

後唐姚洪為指揮使，率兵千人鎮閬州。洪嘗為汴之小較，經事東川節度董璋。璋叛，密令人誘洪。洪以大義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禦備既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頃為健兒，繇吾獎拔至此，吾書誘諭投之於廁，何相負耶？」洪大罵曰：「老賊，爾為天子鎮帥，何苦反耶？爾既孤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齧殘，災感恩無盡。今明天子付與茅土，貴為諸侯，而驅徒結黨圖為反噬，爾本奴才，則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為也。吾可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生，璋怒令

軍士十人持刀寸割其膚燃鑊於前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
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
沙守榮為弓箭庫使應順元年三月愍帝以潞王兵至出奔衛
州遇鎮州節度使石諱即晉高祖也諭以潞王危社稷康義誠已下
判我無以下判我無以自庇也長公主見教逆爾於路謀社稷
之計石曰衛州王弘贄宿舊諳事且往弘贄圖之石馳騎而前
見弘贄曰播遷至此危迫吾戚藩也何以面全弘贄曰天子避
狄古亦有之然於奔迫之中亦有將相國家法物所以軍民瞻
奉不覺其亡也今宰臣執近從乎宝玉物從乎詢之無有引贄
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今以五十騎奔竄無一人將相擁從
安能與復大計所謂蛟龍失雲雨也今六軍將士摠在潞即矣
公縱以戚藩念舊無奈之何遂與弘贄同謁於驛亭宣坐謀之
石以弘贄所陳以聞守榮前謂石曰主上即明宗愛子公明宗
愛塔富貴既同受休戚合共之今謀休戚藩欲期安復今翻索
從臣國室欲以此為辭為賊笑天子乎乃抽佩刀刺石親將陳
暉扞之守榮與暉軍戰而死

死節

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曰臨陣無勇非孝也又曰臨難
無苟免是知束髮事君竭誠許國蓋臣子之嘗分也若乃辭色
慷慨承白刃而不顧膽氣凋儻雖眾潰而獨死或抗節不從於
戎首或城陷不屈其剛操或後進已至詎肯解舟而輕去或主
帥前却自率屬兵而赴敵此皆抗志忠烈垂名竹帛至如以我

杖傷得矛亡戟一則恥不終其賜一則恨不快其心至于畢命抑其次也

滅堅魯滅紇之族也齊侯伐魯北鄙齊人獲滅堅齊侯使夙沙

衛言之且曰無死自使無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

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杖自傷而死言使賤人來言已不終也夙沙衛人故謂

之刑臣也

敝無存齊人也齊侯伐晉夷儀臣為衛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

與弟室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故有功還娶卿相之

女先登來自門出死雷于下既入城死於門屋雷下也

平阿餘子齊人也齊晉相與戰餘子亡戟得矛平阿齊邑退而餘子官氏

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子之人曰戟亦

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也

遇高唐之孤叔無孫孤特立尊也餘子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

戟得矛可以歸乎叔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

責也哉子曰嘻還反戟趨尚及之送戰而死

漢路中大夫姓路為中大夫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

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與之名齊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

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

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

言漢已破矣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

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

方引兵救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後漢張况光武初為嘗山関長時年八十會赤眉攻関城况出
戰死帝甚哀之齊王曰然已始六百高武大集五六卷如是
杜篤為車騎將軍馬防從事章帝建初三年防擊西羌請篤為
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
嚴授為澳洋太守張顯兵馬掾安帝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
澳陽顯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虜管烟火急趨之授慮有伏兵若
諫止不聽顯促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
陣顯拔刀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
之顯遂墜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守節詔書褒歎
孟嘗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難
維皓為中年令靈帝中平四年二月荊陽賜殺皓及主簿潘業

皓等與賊戰臨陣不顧皆被害

袁祕字永寧汝南人関之孫也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
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礼賊
曹刘偉德主記史丁子嗣張仲然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戰
謙以得免詔旌祕等門閭號曰七賢

魏夏侯榮征西將軍淵之第五子年十三從太祖於漢中戰敗
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任難馬所逃死乃奮勇而戰遂没于
陣

杜畿為司隸較尉文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
幸許昌畿復君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没帝為之
流涕

劉整為士齊王喜平中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整出
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可具
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
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遂殺之

鄭豫為士時吳將諸葛恪圍合肥城中遣豫出城傳消息或以
語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豫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
勅語豫使大呼言大軍已還雖不如早降豫不從其言更大呼
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豫
遂大呼令城中聞知而死後追賜豫爵關內侯

蒯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來奔
上邽即人任養等奔眾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

州所治冀城其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于夏侯淵賊圍數重溫
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
還詣超解其縛謂曰今城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
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
也不然今為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
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
為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
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
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
超遂殺之

蜀傳其史不載與武興督蔣舒守關口鍾會代蜀別將攻之舒

將出降乃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面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而陰平已降胡烈烈秉虛襲城僉格鬪而死魏人義之

張遵為尚書隨計葛瞻於綿竹與鄧艾戰而死程畿字季然先主領益州牧辟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沂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雖及畿躬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黃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完未進

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帥屬軍士期於必死臨陳見殺

晉毛寔司州刺史德祖次弟德祖戍武牢為魏所沒寔及弟辯並有志節寔死於盧循之難辯沒于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為世所歎

宋沈勁為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為鮮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荀瓊穎陰人也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兵所殺王應之為衡陽內史時晉安王子勔反應之起義垣湘州從事何惠文為惠文所殺

南齊陳光靜為郢州刺史張冲中兵參軍梁王義師起冲拒之
梁王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冲之遣光靜等
開門出擊為義師所破光靜戰死
梁任孝恭為中書通事舍人高祖太清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啟
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赴台
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為賊所攻城陷見害

蕭夏禮安南將軍欽子也侯景至歷陽其部曲邀擊景兵敗夏
禮死之

陳揚孝辨中領軍魯廣達友人也特質若弼軍乘勝至宮城廣
達為中書軍若戰不息孝辨時從廣達在軍中戰陷陣其子亦
隨孝辨揮刃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亡

唐宗大業末為朔方郡丞時梁師都奔兵將據郡城宗抗節不
從遂遇害

唐尹元貞河間人也為曲阿令天后文明元年徐敬業據揚州
亂元貞在曲阿聞敬業攻陷潤州乃率兵赴救苦戰力屈為賊
所擒敬業臨以白刃脅令附已元貞詞色慷慨竟大知屈尋遇
害

李漢為河間司法天寶末史思明圍饒州太守盧全誠陸渾令
李系拒之兵以七千人救之為思明所敗後賊將尹子奇圍河
間四十餘日太原太守顏真卿使將和琳領一萬一千人馬數
百足以救之官軍去城二十餘里北風炭烈鼓聲絕不相聞思
明使兵亂擊之官軍敗生擒和琳至城下思明既合勢賊軍大

振從外築道為高堤以入城城上戰不勝退至街巷又戰城中
大潰與為賊所擒送至東京為祿山所害
翟景珂本潯陽人後家於濮州之甄城倜儻有膽氣鄉里稱之
貞初明與太原兵夾河而軍濮州隣境疲於俘剽景珂聚鄉邑
入保永定驛固守踰年景珂戰歿眾潰
後唐王緘在莊宗募府胡柳之役緘隨輜重前行沒於亂兵際
晚盧質還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初不之知也既而緘凶問
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

安承規為昭義軍都虞候光火賊武章等劫州獄奪其黨類承
規獨禦之久無救應為眾所殺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六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六十四

入置總錄部一十四

義烈

孔子曰儒有知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曾子亦云託
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孟軻所謂舍生而取義皆忠烈之謂
也若夫君子之行已烈士之挺操蓋將抗名城以全守激孤風
以勵浮俗義之所在奮不顧死乃有愛賢者而慮廢命感知已
而思報德忠所事而赴難存弱緒而踐言毒之以楚掠而無二
劫之以鋒刃而靡屈蹈危以紓患冒險以申冤嫉惡罔顧發憤
不已莫不捐軀忘死奮志畢命慷慨以引決感激以橫分固已
英槩薄于雲天雄名揭於日月千載之下凜乎其有生氣矣

鉏麇晉力士也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也賊殺

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趙

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

不信也享一名於此不若死觸庭之槐而死庭外朝之庭

公孫杵臼晉大夫趙朔之客也景公之三年屠岸賈欲誅趙朔

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賈

滅朔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友人程嬰

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餘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

徐死耳居無何而朔之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

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

報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

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

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

人謀取他人嬰兒而負之衣以文祿曰祿兒被匿山中程嬰出謬

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

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

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

能死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

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

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

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景公問韓厥厥知

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者皆

嬴姓也中行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
及出厲無道而叔帶奔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五
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惟君當之
景公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
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
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
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
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
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
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
謂趙武曰昔下官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

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
武帝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思去我死
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
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勿
絕

王子閻楚平王子啟也白公勝作亂故以子閻為王子閻不可
遂劫以兵子閻曰王孫若靖楚國輔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
也敢不聽從若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
從不能遂殺
之

石乞楚國白公勝之徒也白公作亂國人攻之奔山而縊其徒
微之也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

使余勿言白長者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候羸大梁人魏公子無忌姊為趙平原君夫人秦圍趙之急請救於魏安釐王畏秦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名為救趙實持兩端公子數請終不聽公子計不獨生而令趙亡欲赴秦軍俱死用侯羸言請如姬並晉鄙兵符與朱亥俱救趙過謝侯羸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到以送公子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到

要離吳人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

吳王閭閻光也篡庶父僚而即其位

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而勇人皆畏之無能殺者也

吳王患之吳王之友曰要

離謂吳王曰臣請殺之吳王曰汝惡能

惡安也

吾嘗以六馬逐之

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蒲祀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

能奔臂上車則不能登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

能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罪焉執其妻子焚而揚

灰

其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也

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

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

去之亦善也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王無

道也愈甚請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

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梓而投之江浮又取而投之却此

者三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其而名

幸活也而汝也

要離不

死婦吳王大悅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

離曰夫殺妻子焚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已為不仁

便猶成也

夫為

故主殺新主臣已為不義夫粹而淳乎江三入三出持王子慶
忌之為賜而不殺耳矣特猶循也臣已為辱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
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也終

田文封孟嘗君相齊有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
致一人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
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
為亂及田申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
粟賢者間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刎官
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
召孟嘗君

王蠲畫邑人燕師入齊聞蠲賢

齊西南近邑畫音獲

令軍中曰環畫邑三

十里無人以王蠲之故已而使人謂蠲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
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蠲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
邑王蠲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
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
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
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蠲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
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潛王子發章立為襄王

豫讓晉人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
專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之後而
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山中
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必為報

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
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讐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
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讐此天下之賢
人也卒釋去之居煩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音賴吞炭為啞使形狀
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讓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
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
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
報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
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
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

豫讓伏於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
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
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
已死矣而子獨以為之報何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
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之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之
因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呼豫子之為智伯名
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
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人之義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
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
君之衣而繫焉以教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
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

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漢田橫為齊王高祖既立為皇帝橫相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使二名橫二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至尸鄉自殺高帝發卒以王者禮葬之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到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二名之使至聞橫死六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周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因而黜燕因家守闕稱寃詔遣眾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

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蚕室乃嘆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趙都殺裨人

趙姓都名殺丁治丁外二切裨許羽切

為左馮翊馮野王都督郵掾

而池陽令並

並謂池陽縣今史失其姓

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

改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

不首吏謂不都伏從收捕也

格殺並之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請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李聖為王莽楊州牧司命孔仁兵敗於山東聖格死仁將其眾降已而嘆曰吾聞聖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曹竟字子期去官不仕於王莽之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親拔賢人銷寇賊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

手劍格鬪死

後漢王捷為隗囂大將囂為漢軍所圍窮困捷別在戎正登城

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

以明之遂自刎頸死

劉雄為平原令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雄將士乘船

追之至厭河次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前

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實心洞背即死東都

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

中

徐福為漁陽太守張顛王簿元初中鮮卑入寇顛拔刃追散兵

虜射中顛福及功曹徐成遽赴之顛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

殺之

耿武為冀州韓馥長史閔純為別駕會袁紹至馥從事十人乘

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仗刀拒戰紹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

此二人

鄭益思玄子也孔融在北海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思

赴難殞身

關靖為公孫瓚遼東長史瓚為袁紹所敗靖曰吾聞君子陷人

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独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

於許

孫瑾為嘗山相時遼東公孫瓚與幽州牧劉虞構隙及虞見殺

瑾與掾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臧洪字子源為廣陵太守張超功曹超遣洪詣幽州牧劉虞行
至河間袁紹以為青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時魏太祖圍張超於
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求救我或曰
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遣福取禍超曰子
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被
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
竟不之聽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以兵
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
洪答曰隔閼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超舍異規其為愴恨
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比及辱雅况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
之才窮談典籍豈將聞於大道不達余趣我是以捐棄翰墨一

無所酬以冀送付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
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
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遠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
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枹鼓擗夫不覺流涕之覆面也
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尋倫嘗受任之
初志同大事掃清冠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遣厄請
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
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
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則僕抗季
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歃血奉辭奔走卒使
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得之故不蒙

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
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
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
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
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遠不造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
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
而傾眾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
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蓄以
為一年之資蘇因補之以脫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怕秋風
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
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計耳至人當鑒戒曹鞏反旌退師何宜

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訊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
念黃中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錄林
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與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
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微利於境外滅洪投命於君親吾

子託身於盟主

盟主謂袁紹也

滅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

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詔見洪書
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
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
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
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使人何忍
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久無所復食主簿啟內厨米

三升請稍為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編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為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幄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滅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表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異也異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讎何謂服乎紹本受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敢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興大事欲為天下除害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

意滅洪發卒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滅洪傳室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嘗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滅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審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表紹領冀州委以心腹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紹長子譚少子尚紹受欲以為後而未顯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囡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圍與譚比紹死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為己害乃奉尚代紹位繇是譚尚有隙奔兵相攻譚敗走平原尚使審配蘇繇守鄴復攻平原魏太祖攻鄴復兄子榮守吳門夜開門

內太祖生擒配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嘆息遂斬之初
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
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
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
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
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繇汝曹
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太祖引
見謂配知誰開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子榮耳配曰小兒
不足用乃至此太祖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圖何弩之多也配曰
恨其少耳太祖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尔也有意欲
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
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
降虜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
君在此

馮忠金城人漢末郡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忠赴尸號哭嘔血
而死

吳詠張掖人為護羌較射馬賢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
誣罪應死各引為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和
釋至晉張軌為涼州刺史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

魏沮俊為射較較尉漢末李傕之亂俊被創墮馬李傕謂左右
曰尚可活不俊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
此者傕使殺之

應余字子正夫丰姿方毅志尚仁義漢建安末為郡功曹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衮當擾攘之際逆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衮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狡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及善何為愛其指揮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殞沒無恨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

曹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與平末衮術部党與太祖攻剋太祖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繇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一說真父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信初平中太祖與義兵邵募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即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竒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較尉董卓作乱百僚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向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乱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奸

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乎
王象漢未為人僕隸牧羊楊俊識之乃屬象為娉娶立屋後象
為常侍俊為南陽太守黃初三年文帝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
不得于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
然曰吾是寇耶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
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
俊城死一等帝不荅欲釋入禁中象引帝永帝顧謂象曰我知
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耶無我邪象以
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
發病死

單固字恭夏為兗州刺史令狐愚別駕愚與王凌通謀治中從

事楊康與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司徒召詣雒陽固亦疾解祿

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臣欽若等曰太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

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

問卿令狐反乎固反曰無以楊康白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

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曰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

相結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城我疾顧汝當活邪

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

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母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

我強故耳臣欽若等曰固初不應令汝為人吏自當尔耳此自

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復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

隱蕃有口才明帝使詐叛于吳令求作廷尉賊重案大臣以離

間之既為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蕃親善當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党與蕃無所言吳王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

郭修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刳之修不為屈蜀後主以為左將軍欲刺後主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後主左右所遇事輒不克故因費禕出漢壽大會賓客座中手刃擊禕為其所害

吳郡疇為會稽太守郭誕功曹誕以不自妖言彼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繇於己非府君罪吏上疇辭孫皓怒執盛慮誕卒不免

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致身本郡踰越僭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威化養之以福令妖訛橫具干國亂紀疇以噂嚙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設疾其醜極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之每執斯旨故誕屈有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繇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覽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十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晉孫拯能屬文初仕吳為黃門郎吳平為涿令時陸机為孟玖所誣收極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請獄明拯極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何宜復尔二人曰僕亦

安得負君極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宋矩字處敦規煌人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以矩為宛戍都

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滅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

秋遣宴以書致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

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

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季

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

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

死秋嘆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

都尉

虞悝長沙人與弟望並有士操譙王承臨州卒兵討王敦以悝

為長史望為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

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乂來

攻望每先登刀戰而死城破悝復為悝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

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閤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

悝襄陽太守望榮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杜莠字彥穎為羅尚主簿州沒為戍賊李贖所得欲用之贖以

莠不受見害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多才藝殷仲堪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

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

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尊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

無成之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
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
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
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
孝亦復何恨遵生挽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進呼曰生死
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
無不至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
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
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
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得企生厚先遣人
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為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

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文帝殺稽康稽
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
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典晉陽
之甲軍次潯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
奸計自傷力劣不能剪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
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王延仕前趙劉燦之為斬準所殺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將以
延為左光祿延罵曰屠沽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
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前秦索泮字德林燉煌人為張天錫所困符堅見而嘆曰涼州
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既克姑臧泮固郡

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
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
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
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讐豈如逆氏彭濟望風
及叛主滅臣死禮之嘗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菱有雋才
任張天錫為執法中郎允從右監符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
尉與泮俱被害

後秦姚洸部將趙玄與晉將毛德祖戰於柏谷以衆寡而敗被
創十餘據地大呼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
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宗張禕少有操行晉末官州府為瑯琊王國郎中令從王至雒
還京都宗高祖封葉酒一甕付禕使密加酖毒禕授既還於道
自飲而卒

傅靈越清河人明帝初薛安都舉兵反靈越率衆應之安都從
子索肥兵敗死時武衛將王廣之領軍隸劉劬攻殷琰於壽陽
靈越奔逃為廣之軍所生擒厲殺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
即殺生送詣劬之躬自尉勞語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
我劬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蕩即其寸用卿
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
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繇實在於此然事之始
末僕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劬壯其意送還京師
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迴改乃殺之

邊榮為沈攸之郢州倉曹參軍事為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為榮
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
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
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
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
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惟笑而去容無悻色程邕之素
依隨邊榮之被誅邕之抱持榮曰與邊公周旋不忍見邊公前
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
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重泣曰奈何一日殺三義士比
之臧洪及陳容

梁王顓僧辯之長子為侍中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顓督城內諸
軍事荆城陷顓隨王琳入北齊為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
圍江左陳既平淮南執琳殺之顓圍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
上號哭一慟而絕

後魏孫道登彭城呂縣人永安初為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
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
能遂屠戮之

解奉君宋人降於魏孝文太和五年九月大享群臣齊高帝時
為王遣使車僧朗久魏僧朗以班在宋使殷靈誕之後辭不就
席奉君刃僧朗於會中帝乃詔誅奉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七百六十五

總錄部一十五

攀附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斯言感召之至自然之理也而况王者膺命歷臨區寓故宜心膂之臣股肱之士伸協贊之力成經綸之功也乃有靈感先兆心期潛契或効謀於幕中或宣力於麾下或一言而膺合或千里以相從或恩紀而見升或材智而授任並皆歷險阻建功名大則受封於土芽次則策名於簪笏書之信史傳於永世自非誠明夙著期運冥合豈富貴之可求者哉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亡匿下邳秦末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七百六十五

總錄部一十五

攀附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斯言感召之至自然之理也而况王者膺命歷臨區寓故宜心膂之臣股肱之士伸協贊之力成經綸之功也乃有靈感先兆心期潛契或効謀於幕中或宣力於麾下或一言而膺合或千里以相從或思紀而見升或材智而授任並皆歷險阻建功名大則受封於土茅次則策名於簪笏書之信史傳於永世自非誠明夙著期運冥合豈富貴之可求者哉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亡匿下邳秦末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

漢王蓋勳東歸時人雖前所必避其家於湖濱之東結不結
 隨奉故策入魏謀魏表文去味五年六月大享魏日春高帝部
 新到武德之元何論命之
 氏並蓋保德公其於前所必避其家於湖濱之東結不結
 武德公直登延龍已錄入
 土靈天一
 圖心武勳相平
 軍車
 王操人北春
 高貴
 策
 直
 壽
 春
 壽

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官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也省視良曰沛公殆天授也殆近故遂從不

張蒼陽武人秦時為御史立柱下方書柱下居殿柱之下有罪

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西人武關至咸陽

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

漢漢以蒼為常山寺守周昌沛人其從兄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

卒史及高祖起沛後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以卒史徙沛公沛

以昌為職志主旗志也志焉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

陸賈楚人以客徙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後

為大中大夫

叔孫通薛人秦時為博士亡去之薛事項主漢二年漢王從五

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僧乃變其服短衣楚製謂

裁衣之形製漢王喜通之降漢拜通為博士

石奮其父趙人趙亡徙溫河內之縣高祖東擊項過河內時奮年十五

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若汝也對曰

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娣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尽力

於是高祖召其娣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中涓官名主居

有書謁令徒其家長安中戚里有受之也

後漢王常潁川壽陽人王莽末與成丹張卬入南郡蓋曰號下

江兵與荊州牧戰於上唐遂北至宜秋上唐鄉名在今隨州來

郡南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象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光武先

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與即光武及李通俱遣常王曰願見下
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
利常大悟曰王莽篡殺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今劉
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
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丹卬言之丹卬負
其象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
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哀微元嗣故王莽得承間篡
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百失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
日也故使吾屬因此時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
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持
勇合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况今
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戒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
觀其來言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
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
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
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
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
誅鮪張卬等不聽乃立更始焉

丁綝王莽未守潁陽尉武光畧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
宰遂與俱降光武大喜厚加賞勞
范升王莽未為大司空王邑議曾史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
使上黨外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微詣懷宮拜

議郎董弋與董氏會國留不置董弋二平光武鎮慰河北至薊
彭寵更史時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
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
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會
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
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
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于廣阿元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
大將軍

魏荀彧潁川潁陰人漢末袁紹領冀州待以上賓之禮彧弟謀
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
為奮武將軍在東郡獻帝初平二年彧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
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後至尚書令參太祖承
相軍事

荀攸字公達漢末以蜀漢險固人民股慄乃求為蜀郡太守道
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漢帝都許遣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
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微攸為汝南
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問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
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將帥

程昱東郡東阿人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之不應後表昱為
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為黃中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
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
昱守壽張令

任俊字伯達河南中牟人太祖起關東八年界象不知所從俊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俊又別牧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俊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避亂揚州漢建安初說表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為辟掾後至衛尉趙儼穎川陽翟人漢末避亂荊州太祖為鎮東將軍始迎獻帝都許儼謂繁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為朗陵長衛茲陳人建安中太祖到陳留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荅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者首讚弘謀後從太祖之滎陽戰歿

邢顥字子昂河建鄭人漢末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顥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顥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卿道以克柳城太祖辟顥為冀州從事

周昕漢末為丹陽太守太祖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以助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

郭嘉字奉孝穎川陽翟人尚書令荀彧薦之於太祖太祖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後至軍祭酒洧陽亭候

王朗為會稽太守為孫策所執後太祖表徵之朗自由阿展轉

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華歆漢末為豫章太守為孫策所執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養為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後至太尉

朱靈漢末為紹袁將太祖之征陶謙詔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後靈後遂為好名亞徐晃等位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臧霸漢末為琅邪相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既會賀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任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觀以從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後至執金吾位特進

李典漢末為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駕下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迂破虜將軍

劉放涿郡人漢末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松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荅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

西之功令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叅司空軍事
關柔廣陽人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
象殺烏桓較尉刑舉而代之袁紹因寵尉柔以安北邊及紹子
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
力復圖中國會太祖平河北柔率鮮卑烏桓歸附即以柔為校
尉
衛覲為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位王徙為尚書頃之還
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祚復為尚書
封陽吉亭侯

蜀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
雍與糜竹孫權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

糜竺東海朐人漢末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
遺命迎先主於小沛漢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
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
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魏太
祖表竺領贏郡太守竺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族先
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軍將軍從事中郎
益州即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
翰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
無與為比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
荊州牧劉表全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

卽將

廖化襄陽人前爲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携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都宜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荊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爲巴西太守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見待亞於簡雍孫乾後至昭文將軍

李恢建寧人仕郡督郵太守董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薛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也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綿竹先主嘉之後至安漢將軍

何宗蜀郡人先主定益州四郡爲從事祭酒後援圖識勸先主卽尊號踐祚之後遷爲大鴻臚

吳董襲會稽人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引署門下賊曹後至徧將軍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大帝共讀書策薨大帝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大帝爲車騎將軍都京口召綜還爲書部與足儀徐祥俱典軍國密事

呂範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密百人歸策

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為袁氏甥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遷大司馬印綬未下卒

張紘字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義校尉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部司馬

朱治既勸孫策還平江東後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孫策為袁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尽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大帝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後至安國將軍金印紫綬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舉有道詣東京都世亂不行會大帝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後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封都亭侯

晉裴秀尚書僕射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陸曄吳郡吳人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

顧榮吳國吳人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師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

紀瞻為元帝丞相軍諮祭酒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
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
有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帝踐位拜侍中

何無忌為太學博士與宋高祖素相親結高祖東征孫恩無忌
密至軍所潛謀舉義勸高祖於山陰起兵高祖以桓玄大逆未
彰恐在遠舉事尅濟為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
未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叅贊大勲皆以美畧攻取為效
後至鎮南將軍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初為州主簿與宋高祖遊款及桓玄篡
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槽憑之高平人為桓
修長流叅將領東莞太守守加寧遠將軍與宋高祖有州閭之

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平之與劉毅俱以私難墨
經而赴憑之雖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高祖以為
建武將軍

宋劉敬宣晉末為後將軍元顯從事中郎隆安五年孫恩入浹
口高祖戍句章賊頻攻不能拔敬宣請往為援賊恩於是退還
入海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敬宣每慮難未已高祖既累破
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興元年與父牢
之同謀襲桓玄不克牢之死敬宣渡江奔洛陽往來長安三年
歸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右左疑其詐敬宣曰
吾固之其然矣下邳不誘我也即便馳還既至京師以敬宣為
輔國將軍晉陽太守襲封武岡縣男後為江州刺史為劉毅所

惡自表解職高祖數引與遊宴恩款周洽所賜錢帛車馬及器服玩好莫與比馬後至右將軍

孔季恭會稽山陰人高祖東征孫恩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後至光祿大夫開封儀同三司張邵父敞桓玄篡位時為廷尉卿及高祖討玄邵白敞表獻誠款帝大悅命署其門曰有犯廷尉者以軍法論後以敞為吳郡太守邵為揚州主簿時劉毅為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獨邵不往或問之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帝帝益親之後至征虜將軍雍州刺史

劉簡之有志幹為高祖所知高祖將謀復興收集才勇之士嘗再造簡之值有賓客簡之悟其意謂弟度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既不得共語汝可試往見之既至高祖已克京師度之即便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聚徒衆率以赴高祖後歷官至通直常侍小府太尉諮議參軍

朱超石為何無忌輔國右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得超石以為參軍至石頭超石說其同舟人乘單舸走歸高祖高祖甚嘉之以為徐州主簿

傅亮晉末為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高祖以亮直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亮亮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見高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泰祿私計為幸但憑廕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卿之須祿耳若能如此甚所望也後至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向靖世居京口與高祖少舊從平京城秦建武軍事進平京邑
板參政軍軍事

謝晦為高祖從事中郎從政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敗見殺
高祖怒將自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
祖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蕃已
得登岸賊敗退走乃止宋臺建為右衛將軍

王曇首為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
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梁盛德乃能屈志戎
旅曇首荅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

勇高祖悅後至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南齊崔慧景初任宋為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

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舡於陶家
後諸事雖不遂以此見親後為平西將軍侍中護軍

褚淵初任宋為丹陽尹與從弟紹同載出道逢太祖淵舉手指

太祖車謂紹曰此非常人也出為吳興太祖餉物別淵又謂之
曰此人才貌非常也將來不可測也及殞命之際引太祖豫

焉後沈攸之事起淵時為衛將軍太祖召淵謀議淵曰西夏釁
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太祖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
司空劉善明初任宋為寧朔將軍時幼主初立群公秉政善明
獨結事太祖委身歸誠後至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

李安民任宋為征虜將軍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安民將東
太祖與別宴語淹留日夜安民審陳宋運將盡曆教有歸蒼梧

縱霍太祖憂迫無計民白太祖欲於東峯江夏王躋起兵太祖不許乃止蒼梧廢太祖徵安民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軍及南充州刺史沈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城隍加征虜將軍進西討又進前將軍行至盆城沈攸之平仍授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

蘇侃初仕宋為積射將軍遇太祖在淮上便自委結太祖鎮淮陰以侃詳密取為冠軍錄事參軍

崔祖思河東武城人初太祖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討太祖為梁公祖思啟太祖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轉為相國從事中郎

垣崇祖初仕宋為東海太守遇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武勇待之崇祖謂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後至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

劉懷慰宋末為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為太祖心腹以懷慰與沈攸之有舊令為戒喻攸之太祖省之稱善後至安陸王北中郎將司馬

張瓌父永仕宋為光祿大夫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阮伊夫等欲加罪太祖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道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遭父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聚衆三千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

百選召瓌偽授旨與叔怒領兵十八人入郡與房郡隊主疆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齋取選選踰窻而走瓌郭曲頤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封瓌義成縣侯邑千戶太祖故以嘉名賜之

荀伯玉字弄璋賣卜自業建平王景素聞而招之伯玉不往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結事為太祖冠軍刑獄參軍後至散騎常侍

王玄載任宋為征虜將軍建寧太守沈攸之難玄載起義送誠太祖進號後軍將軍封鄂縣子

劉俊任宋為長沙內使行湘州事未發太祖霸業初建俊先致

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

紀僧真為太祖參軍及太祖拜齊公已冠日有揚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請帝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帝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亦何異滹沱之水轉齊國中書舍人

梁劉懷珍自宋世齊高帝為舍人懷珍為直閣相遇卑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白駃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疋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可騎是以與君耳報百疋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慮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高帝輔政懷珍內資未多徵為都官尚書領前軍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為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况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

曰疑論不止帝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進送是謂靈民曰議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耳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惟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授相國右司馬及齊臺建朝士人人爭為臣吏以懷珍為宋臺右謂懷珍衛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乎陰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出入高祖卧内見有異氣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仕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帝踐祚官至梁秦二州刺史

史

沈瑀任齊為選曹即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義師衛圍郢城瑀說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待出城不能不愛之瑀

曰不然人情旬旬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象散難合伯之遂舉眾降瑀從在高祖軍中

伏挺齊未舉秀才對策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

席闡文任齊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胃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勸穎胃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以金如意柳恹任齊為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恹舉漢中應義帝踐祚徵為護軍將軍

范雲任齊為國子博士初與高祖遇竟陵王子良又嘗接里閭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城內東昏既亡侍中張稷

使雲銜命出城帝因留之便參帳幄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胡贊俄迁大司馬詔議參軍領錄事

曹景宗任齊為游擊將軍高祖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厚加意焉江淹任齊為秘書監副領軍王瑩及義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拔為冠軍將軍秘書監如故

康絢任齊為華州太守高祖起兵絢舉郡以應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

昌義之任齊為馮翊戍主高祖為雍州義之因事高祖高祖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為輔國將軍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韋叡任齊為上庸太守加建成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

軍崔惠景頻逼京師民心遑駭未有所定西士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其二子自結於高祖義兵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象二千馬二百疋高祖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若之心吾事就矣

江革任齊為駕部郎中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乃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學掌書記

范縝任齊為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於南州義軍至縝墨絰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

徐勉初與長沙宣武王遊高祖深器賞之及義兵至京邑勉於

新林謁見高祖深加恩禮使管書記及踐祚拜中書侍郎
蕭穎孚齊西中郎府參軍穎達之弟也高祖奔義師穎孚自京
師出亡庠陵循景智潛引南歸至庠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為起
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葉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庠豫章臨
川南康安成五都軍事冠軍將軍時庠陵內史穎孚率靈祐等
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穎孚不
能自立以其兵繇建安復奔長沙希祖遣之穎孚緣由踰嶂僅
而獲免在道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高祖受禪贈穎孚右衛將
軍

馮道根字巨基湘陽人也初以母喪在家聞高祖奔義兵道根
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代可謂孝矣因率鄉人
歸高祖累遷左衛上將軍

陳吳明徹秦郡人高祖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高祖高祖
為之降階執手即席與論當世之務後為待中司空

沈恪任梁為散騎侍郎時侯景作亂恪率兵援京城及京城陷
恪間行歸鄉里高祖之討侯景遣使報恪乃於江東起兵相應
賊平恪謁高祖於京口即日授都軍副尋為府司馬

淳于量任梁為桂州刺史荆州陷量保據桂州王琳擁割湘郢
累遣召量之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從間道歸於高祖受禪
授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大將軍給鼓吹一部都督刺史如故
偉昂任梁為王僧辯大司馬從事中書侍郎高祖在南徐州昂
望氣知其當王遂寄笏焉因謂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代

梁其待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妁汭于死丘其裔子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時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義門侍郎杜稜吳郡錢塘人也初游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卒從高祖常典書記侯景之亂命稜將領平蔡路峇李迂仕皆有功後為侍中右光祿大夫

謝哲仕梁為廣陵太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陵高祖自京口渡江應接郭元建哲乃委質深被敬重帝為徐州刺史表哲為長史帝受禪遷都官尚書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後魏穆崇机捷便辟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常往來奉給時人無有及者後至太尉宜都公

長孫肥代人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肥常侍從德侮左右道武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為大將軍後至衛尉叔孫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辛智蘭部建常從左右登國初以建為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後至征南大將軍

羅結代人其先世領部落為國附臣劉顯之謀逆也道武忌之結翼衛盍輿從辛賀蘭部後至長秋卿

張恂叅道武代王軍事言於道武宜建大業帝深器異厚加禮為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密謀頗領以叅預

張袞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為代王袞常叅大謀決策帷幄道武器之禮遇優厚袞每告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公達

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及千載不易遇主上天姿傑邁逸志
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大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
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後至奮武將軍幽州刺史
北齊高隆之初仕後魏為給事中與高祖深自結託高祖之臨
晉州引為治中行平陽郡事從高祖起義山東以為大行臺右
封隆之仕後魏為尚書右僕射自義旗始建首參經畧奇謀妙
筭密以啓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
崔俊仕魏為太學博士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義俊歸
焉高祖見之甚悅以為諮議參軍

盧文偉仕魏為范陽太守與高乾邕兄弟共相影響屬高祖至
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啟陽陳誠高祖嘉納之除安東將軍安

州刺史

李元忠仕魏為趙郡太守值洛陽傾覆元忠棄官還家潛圖義
舉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率迎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見高
祖因進縱橫之策備陳誠款深見嘉納時刺史尔朱羽生阻兵
據州元忠先聚衆於西山仍與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即令行殷
州事後加征南將軍武帝將納後即高祖之長女也詔元忠與
尚書令元羅致聘於晉陽高祖每於宴席論叙舊事因拈掌欣
笑云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疋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遇侍
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答之曰建義處不慮無正義如此老翁
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將高祖鬚而大
笑高祖亦悉其雅義深加重焉

李景遺少雄武有膽力以任俠名聞及高祖奔義於信都景遺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名接之甚厚命與李元忠各兵於西山仍與大軍俱擒刺史尔朱羽生以功除龍驤將軍

李愍仕魏為樂平太守未之郡洛京傾震愍率所部西保石門山潛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及高昂兄弟安州刺史盧曹等同契義奔助敗愍遂入西山高祖建義以書招愍二奉書擁眾數千人以赴高祖高祖親迎之除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兼尚書西南道行臺大都督

堯及仕魏為滄州刺史屬義兵歸高祖從平鄴及破尔朱兆進爵為侯

薛嘉族仕魏正平太守屬高祖任信都嘉族聞而赴義從平四胡於韓陵除華州刺史及賀拔岳拒命令嘉族督騎河上以禦大軍嘉族棄其乘馬浮河而渡歸於高祖由是拜揚州刺史

高慎仕魏為光州刺史及兄韓死察弃州將歸高祖魏孝武帝勅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高祖以為大行臺左丞

任延敬仕魏為廣寧太守從高祖建義累迁光祿大夫及斛斯椿覺發延敬棄官北走至河北郡因率土共據之以待高祖

薛循義仕魏為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高祖為晉州刺史見循義待之甚厚後為南汾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破四胡於韓陵遣徵循義從至晉陽以循義行并州事

段長遼西人仕魏為懷朔鎮將軍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有匡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為託東魏孝靜與中高

祖啟贈司空辟于寧相府從事郎中

劉貴初為尔朱榮騎兵參軍累迁行汾州事高祖起義貴棄城歸高祖於鄴

蔡雋字景彥廣寧石門人高祖微時深相親附高祖攀義為都督高祖平鄴及破四胡於韓陵雋並有戰功後為濟州刺史西魏武帝言於高祖以濟州要衝欲令腹心據之陰詔御史搆雋罪狀欲以汝陽王代雋由是轉行兗州事高祖以雋非罪啟復其任武帝不許除賈顯智為刺史率眾赴州雋防守嚴備顯智憚之至東郡不敢前

龐蒼鷹太原人文遊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蒼鷹知高祖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此遂

蒙親識高祖之牧晉州引為兼治中從事史行義寧郡事及義旗建蒼鷹乃棄家間行歸高祖以為兼臺倉部郎中

庫狄迴代洛人初事尔朱榮為統軍榮死隸尔朱兆高祖奔兵信都迴洛擁裝歸義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補都督加後軍將軍婁昭高祖少親重之昭亦早知人當曲盡礼敬數隨高祖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高祖將出信都昭贊成大業後至司徒出為定州刺史

司馬子如雲中人少机警有口辯好文遊豪傑與高祖相結託分義甚深復為南陵州刺史高祖入洛子加遣使啟賀仍叙平生舊恩尋追赴京師以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破六韓常仕魏為平西將軍高祖起義常時為附化首與萬侯

于東歸高祖高

嘉之以為將軍





